



北国风



扫码听朗读版《鸳鸯峰》
诵读/邵晶岩。

鸳鸯峰

□吴宝三

从张广才岭的方正林区回到省城哈尔滨,思绪万千。大森林,我的家园,那片魂牵梦绕的土地,她的变化令我令我惊叹!

我和共和国同龄。经历了木材采伐、林业两危的时代,经历了天然林保护工程发展的时代,对林区情有独钟。热爱林业,忧患生态,家乡的那座山峰——鸳鸯峰,常常走进我的梦境。

鸳鸯峰座落在罗勒密山景区。罗勒密,梵语为“松针上的雪”,名字本身就充满诗情画意。这个4A级景区,距省城200余公里,以牡丹江与三江的交汇地,成为省会城市哈尔滨的后花园。这里林木参天,遮天蔽日,奇石遍布,泉水淙淙,宛若一幅幅原始林的油画画卷。鸳鸯峰是两座山峰,一座鸳鸯峰,一座鸳鸯峰,千百年来遥遥相望,便称之鸳鸯峰了。山高千米,相对于国内的名山大川,只能算是一座小山,然而,她确有她的神奇,她的诡谲。台湾作家三毛曾经写道,“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春光、秋月、夏日、冬雪。”这似乎是对鸳鸯峰的真实写照。不似黄山瑰丽,亦有行云行走,观日出日落,依稀可见白云眷恋的海市蜃楼;不似泰山雄伟,却有骨骼肌肉,怀抱山海波浪,守护种子,松涛是生命交响曲的伴奏,心和原始林紧紧相连,日月把刚毅的性格铸就,倾心聆听林海潮头的呼唤,一对百年好合的鸳鸯,恩爱缱绻,无虑无忧。

登上峰顶,但见一座200米长的玻璃吊桥,在阳光的照射下水晶般闪光,酷似一条长长的鹊桥,横跨在鸳鸯峰与鸳鸯峰之间,近前,方知桥身是用全透明玻璃铺就的。当我们一行人小心翼翼、提心吊胆踏上距地面300余米的玻璃鹊桥,两个两腿发软,不敢越雷池一步,生怕玻璃破裂坠入深渊。同行的朋友笑道,这玻璃采用了7D碎裂仿真特效,桥身是由超高安全系数的全透明玻璃铺成的,游人尽管大胆前行。在吊桥上行走,我们似在悬崖峭壁上匍匐,头上祥云朵朵,脚下松涛滚滚。我们禁不住连连赞叹,这景色太美了,确实与众不同,美在浪漫,美在自然,美在让我们心惊胆颤。这鹊桥如此刺激,全然不似一位大诗人在《天上的街市》中描绘的那样,“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不甚宽广,牛郎织女定能骑着牛儿来往”如今,鹊桥已不在天河之上,确乎从天上落户到人间了。

谁也不会料到,从鹊桥下来行进在山路,要上一条依山而建的玻璃栈道,栈道悬在半空中,依然那么险峻,那么触目惊心。我们在栈道上小憩,神清气爽心旷神怡,好像随时伸手可以触摸到身边飘过的云。

我们上山时拾级而上,步步登攀;我们走过玻璃鹊桥,战战兢兢;我们穿过玻璃栈道,踏上平展的玻璃台阶,坐上打造颇为奇特的大理石滑梯,轻松着陆。下山了,放眼望去,又是另一番景象,迎面而来的瀑布奋不顾身跃下山峦,水珠飞溅,犹如细雨扑面,脚下哗哗溪水顺着山势奔涌东流。当地一位养蜂人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们,沿着这条山路,车程半个多小时便是响水河,你们可以去漂流,领略一下何谓“天下第一漂”。接着,他指着对面的林子动情地说,这大山之中,分布着大大小小抗联密营几十处,遍布当年抗日联军的足迹。

我在山路上驻足良久,沉思良久。东北抗联,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奋起自救,在长达14年之极其艰难困苦岁月里,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浴血奋战,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东北和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一个个民族英雄鲜活的面容浮现在眼前,如何不令我肃然起敬!如今,从省城哈尔滨到林业局所在地,已通高速铁路,从林业局到深山区是高等公路,这条进山路,当是革命先辈用坚定的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奠基的幸福之路。大山有情,看那火红的山百合,是敬献给抗联烈士的花束,那飞流直下的瀑布,是怀念抗联烈士垂下的挽联。一阵阵欢声笑语,打断了我的思绪,原来是游人围观一只美丽的野鸭,这只野鸭正同人们戏闹。得知这只受了伤的野鸭,是山里一对老夫妇从水边拣来后精心救治饲养的,三年来同老人形影不离,即或把它放回溪水里,它游一阵子依然回到主人的身边。这时,老夫夫妇站起来,向鸳鸯峰入口走去,野鸭顿时来了精神,它呼啦啦先行飞到山人的入口处,等待主人的到来。多么聪明的野鸭,莫非通晓人性,它也想登上鸳鸯峰顶,去寻觅情侣,抑或去鹊桥上相会?

密林深处有风景,鸳鸯回眸鹊桥间。鸳鸯百年好合,鹊桥七夕相会,我们沿着山路行走,在曲曲弯弯的山路上寻找,寻找远去的森林,和童年时代文化的记忆。



扫描关注
北国风

抢救摩苏昆

□毕诗春



鄂伦春族老人在给年轻人讲唱“摩苏昆”。

近日,由黑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黑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逊克县文广旅局和逊克县非遗中心协办的“鄂伦春族摩苏昆说唱艺术传承人培训班”在逊克县开班,来自黑河爱辉区新生乡、逊克县新鄂乡、新兴乡等地30人参加了为期5天的培训班。“摩苏昆”是鄂伦春语,意为“讲唱故事”,是鄂伦春族聚居区的一种曲艺说唱形式。2006年5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能力,培养传承人群,抢救濒危的说唱艺术。



鄂伦春人围在“撮罗子”旁跳舞。

来自大山的说唱艺术

“鄂伦春摩苏昆,是来自大山的说唱艺术,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的说唱艺术。久远的神话和苦难的家族史,被人文历史学家誉为鄂伦春族的‘荷马史诗’。它们来自大山深处,世人绝少听到。”黑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王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在黑河鄂伦春族的说唱艺术“摩苏昆”得到了有效的传承和保护。

目前“摩苏昆”有国家级鄂伦春族摩苏昆传承人孟淑珍、省级传承人杜桂良、省级乌勒尔传承人莫桂茹分别为学员们授课。培训班,成果丰硕,圆满完成了所有课程。培训结束后,学员们把所学的技艺用说唱形式做了汇报演出,汇报演出现场载歌载舞气氛热烈。类似这样的培训黑河已经搞过多次,每次培训都能使学员们真正学到技艺,达到预期效果,使“鄂伦春族摩苏昆”这古老的技艺代代相传。

多年来黑河分别在爱辉区、逊克县新鄂乡等地成功举办“摩苏昆说唱艺术”培训班,培训人数约500人,为了更好地传承和保护鄂伦春族的语言和说唱艺术,培训班要求学员穿本民族服装、必须用鄂伦春语言交流。

2018年国家级传承人孟淑珍在黑河市举办“摩苏昆”说唱艺术培训班,培训人数30人。王钧说,在国家级传承人莫宝凤去世后,保护单位安排她徒弟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孟淑珍承担起黑河市的培训传承活动。

非遗走进校园,从学生抓起,孟淑珍在黑河学院传承说唱艺术不定期授课,培养学生达200余人,并举办专场演出。她多次走进哈师大、开办讲座。因成绩显著,孟淑珍2015年获首届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现已成为国家级传承人。

2006年5月“摩苏昆”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国内外文化界的广泛关注。王钧说,“摩苏昆”是鄂伦春族人民世代口耳相传以讲述部落历史、歌颂民族英雄不朽功业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史诗,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以及深邃的文化内涵,它是鄂伦春人精神与心理的载体和表征,具有哲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文艺学、生态美学、

文化人类学等多元价值。“摩苏昆”本质特征的具象层面是文艺说唱;与原生态环境和共处的生态文化理念,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与文化本质是文化遗产保护与文艺传承的关键。文化全球化视域中,鄂伦春族民间文学对于达成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有计划、有步骤地抢救“摩苏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摩苏昆传承人孟淑珍是最早命名、搜集、整理与翻译‘摩苏昆’作品的,使这一濒临消失的古老文学形式逐渐为世人所知。”王钧说,孟淑珍搜集整理的成果在《黑龙江民间文学》刊印发行后,相关学术研究才有了进展。此后,各大学艺术学院及音乐学院开始收集并留存“摩苏昆”说唱艺术报告会及相关影像资料。2007年11月与2008年10月,省民族艺术研究所、黑河市艺术研究所、大兴安岭地委宣传部等在黑河举办了二期“摩苏昆”培训班。另外,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将鄂伦春“摩苏昆”说唱艺术及鄂伦春民歌列入授课内容,借助音乐教育这一载体,充分发挥教育的启蒙和导向作用,通过组织多种多样的活动,做到宣传与教育并重,将其物质载体背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知识有意识地渗透到课程内容中,增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鄂伦春族年轻人,在节日期间进行的拔河比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摩苏昆专题论述者相继出现。1993年,孟淑珍出版《鄂伦春民间文学》一书,并发表系列论文《鄂伦春族“摩苏昆”调查报告》、《鄂伦春民间文学艺术主要形式名称及其源流和用语考释》、《鄂伦春语“摩苏昆”探解》、《“摩苏昆”的韵律》、《“摩苏昆”讲唱家简介》、《鄂伦春民间说唱“摩苏昆”雅林觉罕与额勒黑汗》等。

2009年,孟淑珍出版译著《黑龙江摩苏昆》,完整地再现这一鄂伦春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王益章、黄任选的序言《鄂伦春族摩苏昆概论》,介绍了“摩苏昆”的作品篇目、艺术形象及艺术特色。另外还有马名超的论文《中国北方民族民间文学的新发现——论鄂伦春史诗“摩苏昆”》,可以说是80年代“摩苏昆”研究领域的最重要成果。

21世纪以来,“摩苏昆”的研究领域在广度与深度两方面得到的拓展,转向整体与比较研究的新境地。目前,经省文化厅批准,在黑河建立了省级名录“鄂伦春族摩苏昆说唱艺术”培训基地,为培训、排演、交流提供了活动场所。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抢救摩苏昆,收集原始素材光碟70本、录音磁带63盘;拍摄鄂伦春族摩苏昆说唱艺术国家级传承人莫宝凤专题片一部。

“摩苏昆”的保护传承

“摩苏昆是鄂伦春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狩猎文化是摩苏昆中的主要内容,记录着鄂伦春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且蕴含着独特的价值和特征。”据王钧介绍,摩苏昆是鄂伦春族人民重要的娱乐和教化手段,同时又是其民族精神和思想的载体,对于了解和研究包括鄂伦春族在内的北方各渔猎民族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和宗教传统意义十分重大。但今天的摩苏昆遭到了现代化的强烈冲击,亟须加以保护。

摩苏昆内容多为讲唱“莫日根”英雄故事和悲苦的身世。在不同地方,摩苏昆虽称呼不同,但意思、内容相同。如“赞达仁”、“乌勒尔”、“萨满哈特恩”、“坚珠恩”等。“摩苏昆”是沿用了逊克县境内鄂伦春族称呼,实际上,其全称应该是“摩苏昆嫩”或“摩苏昆任”,其中,“摩苏昆”是名词,是指不幸的遭遇、痛苦的经历或苦难之情。讲唱摩苏昆时,虽然也有互相补充和捧场的情况,但主要是由一个人表演为主。表演者时而绘声绘色地讲述剧情,时而进入角色模仿故事中各种人物的语言和动作。王钧说,不仅语调能根据故事情节的而变化而时紧时缓、时高时低,而且表情也能随之发生变化,达到讲者笑、听者亦笑,讲者哭、听者亦哭的艺术效果。

摩苏昆的故事内容相当丰富,就已整理出来的《英雄格帕欠》、《娃都堪和雅都堪》、《诺努兰》等10余篇作品来看,有惊心动魄的英雄斗争故事,有青年男女忠贞的爱情故事,有受苦受难的生活故事,也有妙趣横生的动物、神话故事等。由于这些故事一般都是长篇,一篇故事往往需要讲几天,甚至十几天。摩苏昆的语言,有押韵、精炼、流畅、通俗、幽默等特点。

摩苏昆是鄂伦春族优秀文化的代表,保护与传承对鄂伦春民族有重要的意义。王钧说“保护”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遗产各个方面的确定、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传承”的内涵有两方面,首先通过传习而掌握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然后在传习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鄂伦春族摩苏昆研究论文集》

“近年来,我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保护与传承工作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效。”王钧说,他们积极支持帮助摩苏昆传承人参加各级非遗展会,充分展示该项目的风采和魅力。

在2015年第六届、2018年第九届黑河中俄文化大集活动期间,举办了“中国三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销”活动、“黑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邀请传承人孟淑珍等鄂伦春族艺术家们现场表演,全面展示了鄂伦春族摩苏昆说唱艺术的项目特色和保护成果,获得观众的高度评价。



扫码听朗读版《记忆中的货郎》
诵读/邵晶岩。

记忆中的货郎

□老兵

说到货郎,总会让人想起郭颂唱的那支歌儿:“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好,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用的小花布,小伙子扎的线围脖,小孩用的吃奶的嘴,挠痒痒的老头乐……”

货郎,一根扁担挑着阳光雨露,日月星辰,两只箱子装着乡下人的念想:针头线脑、胭脂头绳、顶针剪刀、玩具米花糖……花花绿绿,走家串户,摇着手中的拨浪鼓,那鼓点是“出动、出动、出出动”,呼唤着人们出来买东西,人多了货郎高兴,鼓点也跟着乐起来“嘿得隆冬、嘿得隆冬……”。记忆的碎片难忘,让我常常想起家乡的货郎。

家乡的货郎是流动的“售货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北乡下少有商店,即使是供销社也是星星点点,广袤的松嫩平原十几里不见人烟,乡下人想买点日用品要走很远的路,流动的货郎是他们眼神里的期盼。货郎一来,手中的拨浪鼓摇醒寂静的荒原,摇动了乡村的男女老少的心。乡亲们听到鼓声,都从各自的家门走出,奔向远道而来的货郎。老人忙着挑选喜欢的烟袋嘴,丈量着乌米杆的长短;大姑娘看着红红绿绿的头绳、蝴蝶夹,喜欢的挑起眉梢,比试着自己头上戴红还是戴花儿;小伙子们也围着货郎转,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心上人,想着买点什么?是发夹、头绳,还是两双袜子、一条围巾?最暖的是围巾,最近的是袜子,最美的是发夹。于是他们各自挑选一样做为定情物,让心动溢满青春的笑容,成为永恒!流动的售货郎给了乡下人最初的满足。

货郎的挑子就像一个“杂货铺”,装着乡下人常用的日用品,除了小五金,女人的头饰粉黛,还有孩子的玩具、大块糖、麻花。我依稀记得村上的货郎叫赵一仁,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只有他老哥一个。住着个马架,每天清晨就上路,二只箱子,一根扁担,跟着一条大黄狗。领狗是为了防狼,据说他一次走夜路往家赶,半路上遇到了狼,狗护着他,他摇动着拨浪鼓,躲过了一劫。那挑子很重,走几里路就要换下肩,里面常常装着乡亲们让他带的东西,有钱的给钱,没钱的可以用鸡鸭鹅蛋换。那时一只鸡蛋几分钱,一个鸭蛋也超不过一角钱,家里实在没东西换的,也可记上账,货郎憨厚,农家人受惠,两下心贴心,讲究相逢一笑!



早年的货郎。

货郎心好,人也好。赵一仁个子不高,显得精神;眼睛不大,倒也有神。那年他25岁依然一个人生活。他去邻村卖货,一姓齐的姑娘要买线,货郎说,你买个发夹、头绳不一样新鲜?姑娘脸红了:“你不见人家梳的是辫子,买个发夹拴在辫子上,我是精神病啊?头绳倒是可以系,哪有那么亮堂,没有说的别选,废话!”货郎听了也不生气,笑着说:“姑娘,等我下次来时带给你,各式样的随你选。”姑娘悻悻地走了,货郎记在心上,几天后他又来到邻村,在姑娘家门口摇起了拨浪鼓:“出动、出动、出出动”。姑娘叫到拨浪鼓声跑出来,货郎远远把线举起来摇晃着,那线子鲜红,粉嫩,像一面旗帜在空中飘着,姑娘笑成一朵花儿,顺手拈来:“多少钱?”“送给你了,上次是我不对,这次算是赔礼!”姑娘说,算你懂事,以后有新鲜的尽管带来,我不会让你赔本。那以后货郎常给姑娘送日用品,也送粉盒,不知从那儿弄来一瓶香水,做为“特供”给了姑娘。一来二去姑娘见货郎人好心善,就嫁给了货郎,货郎喜不自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从此货郎有了温暖。不起眼的“大撞车”终于有了停靠的地方。

家乡的货郎是我同年的向往。上世纪50年代的乡下各种食品贫乏,样式也比较单一,所谓的果子除了麻花、杂瓣、槽子糕,再就是光头了,尽管只有这几样,可乡下的孩子要吃到果子唯有货郎的到来,几十里路以外的供销社不但去不了,也跑不起。在我六七岁时,村里的赵一仁还没有拿起货郎的把式,为了吃一口光头,跟着哥哥跑了35里路,那个香劲至今想来常常让人啧啧赞叹。县城毕竟不是我常去的地方,那时就盼着有货郎上门,当我第一次听到拨浪鼓声,跳着高地奔过去,见箱子里有带糖的大麻花,急着跑回家从鸡窝里摸出三个鸡蛋来换:三个鸡蛋换三根大麻花,我边走边吃,走到家门口一根麻花进肚了。母亲见了说:“你胆子也太大了,怎能随便拿鸡蛋换?以后不行了,让你爸知道打断你的腿。”爸回来时问哪来的,母亲善意地撒了谎:“孩子多长时间就念叨要吃麻花,我给他钱买的。”我知道母亲的好意,那以后再不敢随意摸鸡蛋。可货郎来时我还是缠着母亲要,母亲用手点着我的鼻尖:“你个小馋猫没治了!”起身到外从手帕里掏出几角钱,买了果子、杂瓣,童年的我享受到了别的孩子得不到的福气,也享受到母亲的一份爱,至今想来除了流动货郎带给我的,那上面还有母亲的温度、甜蜜。

随着时代的进步,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货郎逐渐地退出了乡村的舞台,随之而起的是各地的供销社、商店以及流动的售货车。然而货郎的价值就像一个文化符号,在我记忆的屏幕上轻轻地留下了。

